

御選明臣奏議

二五





御選明臣奏議卷三十二

請召對疏

萬曆二十一年

王錫爵

臣謹題昨日錫爵于三月中以病乞骸蒙皇上不卽放棄許其召見商量國事使之心安臣因自念去國二年到京三月從未得一覩天顏臣子之情真有萬分不自安者今旣有此利見之機而皇上且明示以腹心之信如覆盆照日枯木噓春臣誠不勝欣躍悚踊之至惟恐犬馬病身不能一刻奮飛而至皇上之左右也乃臣自月初進閣以來初聞聖躬在調繼以天時乍熱不敢造



次啓齒動煩起居今以守候三旬未見消息誠恐過此清和之月天氣一日炎于一日而臣等欲望見清光且一日難于一日矣外廷之目猥見臣等默而辦事無造膝據忠之効其隔牆獻疑望影騰姍又一日多于一日矣雖聖主天聰天明不出戶而見天下萬幾庶政原無廢閣臣等辰入酉出憑奏章以白事亦可粗道曠瘵之愆顧今朝綱顛倒國是混淆人各有心下爭爲政臣等卽身任百勞不能當皇上之一出皇上卽日發千言不能及朝堂之一見蓋積玩之勢積疑之形有必不可自

下而彈壓空言而取信者譬之太陽升而霾霧自消黃鍾鳴而繁哇自息此方今挽回世道最上一著之機皇上不惜聖躬之暫勞乃所以遺宗社臣民之永逸其所係非淺鮮也至如臣錫爵亦思少借陛下尺寸之地以効愚忠之萬一而至今屏息企踵日遠日疎耳不聆警蹕之音目不接起居之狀每日出閣見廷臣問及于此爲之口縮胸而難對面忸怩而無光皇上亦宜有以哀之矣爲此冒昧叩頭敢請燕閒登對之期臣願旅進軒墀共祝岡陵萬年之壽伏惟俯賜允俞臣等不勝幸甚



天下臣民亦不勝幸甚 疏入帝不納

一國論一政體疏

萬曆二十一年

王錫爵

臣謹奏爲恭陳泰交要務以定國論以一政體事該臣病乞骸骨伏蒙皇上特諭勉留所有一念犬馬餘忠謹蓄以待青蒲之對至于國論政體所在願與大小臣工剖心滌慮以共成蕩平正直之治者請得頌言而陳之臣幸得與諸臣立不諱之朝事明聖之主以至人無擇言言無擇官皆得揚眉吐氣論天下事豈非甚盛雖然言太輕則浮太煩則亂太執則頗太深則刻就此甚盛

中亦不無大可憂者臣之所憂不爲臣亦不爲諸臣獨念上下相信而後政事可修相重而後論說可入今言不已而漸輕輕不已而漸厭使君父視外廷之論奏如賈豎之爭言因一人而疑衆人因一事而疑衆事上下之際無復相信相重之意後雖有忠言讜論亦將格而不入此臣之憂也古稱有對則爭與爭與則黨立雖聖明在宥萬不至如前代之黨禍然朝中議論已分兩歧恐因水火之爭致成左右之袒此以彼爲邪彼以此爲邪使天下之士智力殫于相伺名望損于相詆即使一



彼二此一勝一負朝廷亦止得一半人才之用若始于兩持終于兩敗不但人才盡壞亦且國體大傷此臣之憂也上有所處分而下未必服則其勢必爭下有所爭執而上未必亮則其勢必處處之而仍不服爭之而彌不亮則處者益處爭者益爭下以忤上爲高上以反汗爲恥上下相激何事不有譬之水然波方起而激之以石則其躍彌高譬之石然方出于火而卽沃之以水則其壞彌速此又臣之憂也大抵數年議論始于相矯成于相激事未必平是以有激激之一字卽爲不平彼旣

不平此復相矯前弊雖矯後議復生議數更而難窮法數更而難守事數更而難覩其效人數更而難課其成政事不修紀綱不振皆始于此今習尚已成極重難反旣不當激之過類又不當峻若防川則莫若導之使言而總之使一竊謂題覆宜慎聽納宜公甄別宜先勘核宜審向者皇上嘗嚴出位之禁矣臣以爲此不必禁也古人所患于盈廷者第以莫執其咎耳如使言有歸著事有總萃則雖盈廷何害臣請一切章奏悉下部議是曰是非曰非可行卽行當止卽止以言責事以事責功



卓有執持毫不假借使天下議論總條貫而歸六部六部題覆別黑白而定一尊嘉言用之足爲益而妄言置之不爲損則在廷議論更患其少耳所謂題覆且慎者此也孔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兩者低昂之間實相爲用乃臣見近來聽言之弊往往不問其所言之事而先揣其所以言之心故上之視言愈賤則下之挾言愈貴其究也上不勝下賤不勝貴而聽言與用人卒兩不得其平臣以爲鄉有鄉評官有官箴使其人不肖朝廷原自有黜陟之權而何必于聽納之時逆意

深求如此自今請一斷于孔子之說就言論言不主必賤就人論人不主必貴使士絕踰涯之望則無所爲而言自公朝開翕受之途則無所激而氣自平所謂聽納宜公者此也天下之人品不齊迹同心異言同行異者誠不可不辨然必先用其賢而徐簡其不賢亟暴其長而薄責其所短然後衆心愧服物論自平乃臣又見近來淹棄諸臣之中蓋有素心馴行卓然流俗之外者而或屢推未報或一斥不復朝廷既不盡得真才之用而天下且得借爲議論之端此所謂推波助瀾澄之愈濁



不若盡捐前忤以次特表用之庶幾舉直而枉自錯忘我而人自安所謂甄別宜先者此也朝廷用舍多憑舉劾任己則耳目不廣任眾則毀譽易淆比年以來幾乎朝無完人人無完行言者以爲必有辨者以爲必無當事者不復窮詰有無但爲調停量處若其事果虛則是近在輦轂猶有不自之冤若其事果實則既聞于朝廷豈有不行之法近時法紀縱弛勸懲不立人才缺乏惟用不敷弊率由此請諭廷臣以後論人者須的列年月明指左驗下部查勘務求確實實者理法自甘虛者心

迹自白被言者虛實既定言之者是非自明所謂勘核宜審者此也凡此皆所以導之使言而總之使一以至臣所以自處處人者亦敢聞于皇上而併以告天下以與士大夫更始夫威福還朝廷政事還六部此先臣徐階之言而臣素所服膺者也然部臣之題覆閱臣之稟擬皆共此一事耳所事一君所理一事豈得自分彼此唐介有言身在政府而事不預聞卽上有所問何以爲對臣旣謬在此地一切政務豈得全不預知然事各有主者亦非臣所敢自擅大興革大利病當亦不妨商榷



就臣所見未必盡是各部院參酌事理題奏不必盡以  
徇臣就部院所見間有未是臣等參酌事理請旨裁決  
亦不必盡徇各部院事有可否事過卽休言有同異言  
過卽休總之期于至公至當共濟國事而已史稱諸葛  
亮爲相集衆思廣忠益布所失于天下謂僚屬曰諸君  
能攻亮之過則事可立也臣雖不敏請事斯語自今以  
往敢謂無過如其有過便當與天下明白見之與天下  
明白改之人以平心易氣言之臣以平心易氣受之臣  
素有淺中狷狹之名未必一旦化而爲雅量顧今事任

及身茹荼艱苦竊計以爲朝廷所與共理天下國家者  
大臣及百執事耳心須耳目耳目須手足今手足仇耳  
目耳目又仇心心與耳目手足相仇而身受其病臣誠  
不忍以臣等之爭而使病移于天下國家又誠不忍以  
天下國家之事爲臣等私事而使扶持國體調燮人情  
之勞反盡委之君父且天下有眞是有眞非是中有非  
非中有是不講自明愈講愈不明不爭自定愈爭愈不  
定故臣願先自處于不講不爭之地以成大臣小臣比  
肩事主之忠事之理亂當責之于臣臣之得失當付之



天下已有未當卽舍己以從人人有未確不妨舍人而從理此外曉曉苟非有大撓時政大惑人心者請一切以諸葛亮之言處之此臣所以報國家而忠皇上之職分也抑臣又自維臣等以二三寒士參預政務惟藉皇上之知遇故其體隆藉皇上之明斷故其事舉譬之星然依天而高依日月而明當其上列則有光芒及其下隕與石無異若使宮禁隔于邃巖威顏違于咫尺雖鈴閣之下卽同外臣有何機略而能康濟有何倚恃而敢主持且君臣相隔上下不交伏禍隱憂難以言悉卽皇

上神聖獨斷羣下莫敢窺然以此爲法後世必有受其弊者天下見臣等備員輔弼之司而終歲不一蒙接遇則安得不輕宮府隔絕而茫然不知事之所出則安得不疑喜怒有時而不測則乘不測而疑章奏有時而不報則乘不報而疑閣臣處見輕見疑之勢日凜凜救過不給安能展布四體以佐聖政萬一哉伏望皇上勤批答以明聖斷平喜怒以調羣情時御朝講以圖政理而決壅蔽臣等亦得依末光奉隆旨以盡款款之愚忠若猶政事不修朝廷不治則治臣之罪以彰其慢惟皇上



一加意于臣言臣于前月中已進有召見一揭方屏息俟報而特恐倉皇造膝之頃不能進所欲言是用竊取周易泰交之義略陳要務如此蓋主與臣交大臣與小臣交當事者與言事者交皆所與共成泰道以定國論以一政體者也臣不勝悚息願望之至 疏入留中

催發章奏疏

萬曆二十一年

王錫爵

臣謹奏臣等連日出閣至朝房與各部諸臣相見兵部則催下原覆薛繼茂條陳緬甸夷情都察院則催下所擬史善言兄弟嫁母情罪戶工二部則催下議減雲南

取金及浙直織造之數臣等皆惶恐無以應之蓋此數事或係遠夷待命急當處分或係嫁母重情有關風化誠恐批發少遲則有司無憑奉行姦徒因而打點其誤事有不可言者至于兵部疏中帶有現監犯人李材乃條陳中之一事不可因一事而停緩各項當行之務其史善言係進士官而所爲悖逆至此臣等業已從重票處如聖意尙嫌其輕亦不妨再傳改票或徑發邊衛充軍無所不可若此外金兩織造之數則恩澤原自上裁量減一分卽民受一分之惠臣等初不敢以部議懇切



而強皇上以必從此尤非疑難之事固可朝上而夕下者又部院見有覆臣錫爵泰交之疏尚在御前此則關係政體士風之大者緣臣等自票已疏故擬閣部交責之詞以示同心體國之義若皇上以爲未當亦不妨從中隨意改批發下其覆疏中所薦鄒元標王教鍾羽正張棟四臣乞如部議酌量敘用一二明白傳示可否若一概留中則臣言爲虛而外議又將以責臣矣緣係今日議論繁多每每于皇上留中之疏手批之旨動輒歸咎于閣臣臣等因此不憚煩瀆通將近日常應批緊要章

奏略節事情開具上請伏乞聖裁卽賜檢發施行謹具題以聞 疏入帝不納

請御門宣捷疏

萬曆二十一年

王錫爵

臣謹題昨該禮部題稱寧夏奏捷欽天監擇定吉期于本月十九日恭請聖駕御門舉行宣捷受賀之禮已蒙御批報可仰惟皇上獨斷廟謨布昭聖武麾戈內討而大憝梟誅授鉞外攘而邊夷逐北真太平之盛事臣庶之偉觀也乃寧夏續報捷音許久而部臣至是始請行祭告宣賀之禮蓋以非常破敵之功必得皇上親臨奏



凱以示鄭重而後國威不褻戰士知奮第前此則恐初報首功之未真繼此又恐盛夏臨朝之不便故遲之又遲以至今日乃敢乘涼卜吉以請無非望皇上之一出而已顧臣等惓惓之愚竊又謂此舉鼓舞士氣爲小收拾人心爲大鋪張太平爲末消弭災變爲本現今彗星示異皇上試觀廷臣以修省建言連篇累牘有一不及于視朝者乎天變如此以應天之實政言之固當出人心如此以接下之虛懷言之亦當出而今日乘吉典以舉曠儀藉凱聲而快利見事體更爲精采將不惟天人

之間氛岐化爲太和諍議歸于一德而聖躬因此動盪精神以臻勿藥之喜臣等因此導揚休德以追尸素之愆唐虞喜起之盛復見于今日矣臣等不勝企渴瞻仰之切誠恐臨期傳免又孤衆望謹具題豫請以聞 疏  
入帝遣文書官杜茂口傳旨朕覽卿等所奏具見忠懇朕正欲出與先生每見現因數日前中干暑濕頭目眩暈心胸煩悶身體無力但能支撐的就出見先生每傳于先生每知之

請發宸翰免口傳疏

萬曆二十一年

王錫爵



臣謹題臣等前因雨後新涼特請皇上臨朝受賀冀得一覩天顏以慰犬馬戀主之願茲聞聖躬偶爾感暑尚在靜攝力雖未能遽出而心實不忘下交臣等念切瞻依情深愛戴敢不仰體皇上謹疾之意而尤日冀暑退涼生玉體康豫自有親炙耿光之日也臣等竊因此願有請焉臣聞天地交則萬物生上下交則萬事成臣等謬蒙皇上股肱心膂之託原與外廷羣臣不同必須精神常相流通然後事務得以展布今皇上口出御批間常頒出然所頒者十不二三上是上意未盡下宣也臣等

露章密揭亦有敷陳然所陳者十無六七是下情未盡上達也臣請今後皇上凡有宣諭更不須中官口傳願皇上親灑宸翰隨意數行俯示臣等容臣等即時據實條奏以俟聖裁臣等凡有所聞亦不必具章奏容臣等隨事直陳簡明數語便達御前望聖斷即時信筆批出以便遵行此亦聯屬泰交之一機也況臣等每見皇上御筆發出捧誦欣玩天語精當出口成章宸翰遒勁信手稱妙中間卽有塗改增竄愈益見注思之詳審用筆之變化乃近來往往有蠅頭細書親自揮灑而反託之



內臣膽真不惟暴殄手札抑且朦朧獨斷使外廷之臣盡以爲臣等之潤色及左右之詐傳以致明旨不信朝廷益輕深可惜也竊攷先朝故事太祖高皇帝與世宗肅皇帝齋居決事常信筆疊疊數十百言比時近臣卽逐款手書復奏君臣上下之間真屬家人父子是以宮府無壅而治化光明有由然矣方今朝事紛紜人情觀望臣等旣未得朝夕望見天顏因感聖諭惓惓眷念臣等之心附効愚忠如此伏望皇上取法祖宗成憲俯鑒下情俾心相感通道成交泰昭示信任之篤以解壅隔

之疑國家幸甚臣等幸甚因事納忠不勝仰戴懇祈之至疏入帝不納

請減免織造錢糧疏

萬曆二十一年

王錫爵

臣謹題昨該文書官杜茂口傳聖旨蘇杭織造錢糧拖欠數多有司何不催徵欽此臣等當卽將該地方連歲災傷民間困苦有司催辦不前之狀略節向杜茂口陳令其據此回奏猶恐未確謹再瀝危誠備訴皇上之前臣等謹按江南財賦甲于天下相傳國初時太祖高皇帝因憤百姓爲張士誠固守抗拒天兵賊平之日遂將



富民租簿定爲糧額累朝二百年來頭緒轉多如王府糧練兵銀之類但有加派並無寬減連年以來雖因水旱頻仍每下蠲緩之令而蠲租止于存留已屬虛名緩徵併于別年反滋擾累此小民之所以貧苦無聊痛心疾首而嗷嗷思亂也然外亂不生則內亂或可潛弭江北稍熟則江南尚可息肩今狡倭窺境剝膚將及以至沿海地方無地不增兵無兵不添餉其勢不得不取足于民而徐揚之間方數千里滔天大水廬舍禾稼蕩然無遺其勢又不得不取償于江南此如一絲之繫鐘鼎

一息之關性命其危且急何如者若不及今將養取之盡錙銖有如外倭內盜乘間而交發其巨萬供億之費更將于何取之朝廷雖有粟如山有金如泉一時不能救飢民之命滿驕兵之腹其禍蓋不可勝諱者何況今日太倉錢糧出數倍于入數如都御史褚鈇所開更有上下極窮之會京邊交困之秋而可不早留此子遺之民命以爲緩急支持之計乎皇上未見其形請察其影撫臣朱鴻謨代劉應麒催徵者也科臣王德完曾以應麒催徵爲是今緩徵之疏且一上而再上矣彼豈其任



怨于始而市恩于終蓋實有萬分不得已耳大抵方今國患在于民窮民窮由于財盡其始也有司猶可以箠楚之威行于小民撫按猶可以參罰之令行于有司今民至困而箠楚無所加則有司之技已窮有司窮而奉行不能前則撫按之技亦窮至于撫按窮而詔令有格而不行則部院之技亦窮矣然漕糧金花之類原係緊要上供不可以窮爲辭至于蘇杭之織造江西之磁器雲南之取金在皇上省之如千箱之失稊米而在小民得之如枯槁之獲再肉爲人父母又何愛一絲一縷而

不以活赤子旦夕之命也今春大津等處道上纍纍賣男女之民有索銀五七分棄子而去者近京之民如此則遠京之民可知賦輕之地如此則賦重之地可知又況于上有不可忽之天變下有不可緩之河工前有不可恃之昇平後有不可知之事變誠拯溺救焚事在至急浣衣投璧未足謝民而何忍更以餘財餘力責此額外之供也且臣等又聞上供一分民費三倍民出數金害及數家天下之勢岌岌至此不可不深思不可不痛念又今軍興費繁寧夏之師已耗去百餘萬度朝鮮功



成與各處募兵造船之費又不下百餘萬羣臣束手計無所出昨者工部請御庫銀數十萬兩賑濟淮揚臣等不敢主張仍下戶部議處夫內庫久積之銀內廷猶欲請發豈有外庫額外之銀內廷尚可宣索者伏乞皇上慨然將今歲買辦銀二十萬兩盡數傳免以救目前燃眉之急少俟盜息民安賦充費省再行斟酌取之不特挽回天和消弭國患而皇上藏富官民之間增光恭儉之德又乘此萬萬壽稱觴之日以當萬萬人歡頌之聲真所謂散小儲而成大儲以惜福而更益福也臣等無

任懇切祈望之至 疏入帝從之

再請召對疏

萬曆二十一年

王錫爵

臣謹題該臣等昨于萬壽聖節中揭請皇上御朝受賀隨蒙傳免臣等不敢復言蓋以呼嵩介壽人情雖切于仰瞻而御殿垂簾天顏未免于隔絕此臣等所以寧惜聖躬之勞而不強爲無益之請也乃今過節之後倏已逾旬以聖躬言之則燕喜多暇精神必倍于常時以天氣言之則深秋正涼光景又不可以易得皇上趁此萬安萬福之時不暖不寒之候一出見臣等不爲太勞而



使臣等經年企渴之懷如赤子之得見父母覆盆之得瞻天日又使四海九州之人聞之謂皇上玉體之康強而耐勞如此謂皇上畏天變而憂人窮勵精勤政如此又謂皇上四月中豫訂召對之期其令出無反如此又謂臣等果見信于皇上而辱預諮議政事振飭綱紀又如此道路紛紜之疑渙然消解臣工嚙沓之口肅然屏戢此所謂聖人之明一出戶而見萬里聖人之威一舉趾而安四方者也該臣等前此每讀聖諭一則曰股肱二則曰心膂夫股肱無一刻而不屬元首心膂無一息

而不通呼吸則臣等獨可一日而離皇上之左右乎今旬月之間彗星火星金星相繼示異又河南山東江北等處相繼告災臣等朝夕寒心計無所出惟有藉太陽之餘照揚清蹕之休聲以庶幾于彌縫補救之萬一而皇上顧何難輟此宮中分寸之陰借此膝前咫尺之地不以慰臣等惓惓狗馬之懷乎臣等度至上前意滿口訥未必能有所陳請但念此時天顏之一面勝于臣等千百疏之問安天語之一聆勝于臣等千百言之擬旨乃今日人心世道所關不容不汲汲耳臣等不勝懇款



祈控之至 疏入帝不納

乞禁止倭人貢市疏 萬歷二十一年 沈一貫

爲倭奴貢市萬不可許懇乞聖明酌審中國安危大機奮乾斷以消隱禍事臣聞宋臣范仲淹守制時不忘朝廷屢上封事臣雖非其人而頃承召命頗辱記存又事關桑梓而爲國家安危大機所係欲默不忍輒此疏聞頃者經略顧養謙力主倭奴封貢一一當許且欲就寧波開市以饜其欲臣鄉老幼聞此如兵在頸失色相弔以爲今日何爲開此一大釁也臣請言倭奴始末以明

其不可謹按史乘所載自有中國卽有倭奴豈無侵犯不過如蚊蚋之著體驅之而已獨自嘉靖壬子來蹂躪我浙直山東以至福建廣東沿海萬里且直入腹地淮揚徽太杭嘉金衢之間至窺南京所在爲墟于是用兵以百萬計費金錢不計其數殺人如麻棄財若泥幸以祖宗在天之靈自壬子至庚午二十年之力僅而除之此可謂宇宙以來所無之變矣致此者何則以自古倭奴無貢貢亦不過數十年偶一來不知吾土虛實所以禍少自永樂來有貢貢輒數來則限以十年一貢竟不



遵約或數年一來涉吾土若故鄉識吾人如親舊收吾寶物諸貨如取諸寄尤嗜古今圖籍凡山川之險易甲兵之利鈍人性之剛柔國紀之張弛無不熟知而吾民之頑黷者利其賄負其債反爲之用嘉靖中兩以非期拒還因泊海島經歲奸闖出入益生心焉是時謀國者昧大計以爲貢可以示廣大明得意其悠悠小民又不恤遠圖以爲貢可以利金錢得異物雖倭之始貢豈遽有他心而勢之所漸不禍不止其病中人如蠱蟻之食心而不覺此前事也言之使人於邑今復可以議貢市

乎貢市一成臣恐數十年後無寧波矣無寧波國家得恣然而已乎何也貢市成則吾之于倭當客之也苟吾方客之而彼實以盜自爲吾推心以置其腹彼劊刃以嚮吾腹于斯時也不防則有患防之則示以疑將防之乎不防乎喪亂以來上下講求沿海數千里設兵者四十年矣士氣始奮民生始安貢市成則此兵直當撤去將撤乎不撤乎又豈將增兵以衛貢市乎海上之兵非宥他防獨防倭也而今旣客之矣客之則不當防世之則不留客防之不已則客之不誠是召亂也大抵防之



是正理客之是權術權術不可久正理不可廢如養謙計則治天下獨恃一禮部足矣何必設兵部哉殺倭之術于陸難于海易故須出海遠哨而扼之于門戶之間雖失無大患衆寡相當卽勝之矣一登陸則彼跳梁咆哮之勢非我兵所及卽吾之衆不能敵彼之寡也貢市成彼儻以選兵數百來出吾不意則吾數萬兵皆失勢披靡無用又況彼戰于死地吾戰于生地勝敗之勢懸可知矣嚮也吾民與倭通勾倭爲亂四十年來民與倭絕亂本始拔貢市成則民復與倭合寧獨倭也王直徐

海之流將復乘釁而生矣由此言之臣所謂數十年後無寧波猶遠言之也恐不待數十年之久矣夫天下事有履其地而始決者有不待履其地而可決者若貢市之不可許此不待詰關白之情履朝鮮之境而昭然具見者也關白之求貢市何不于朝鮮而于寧波朝鮮無可欲而寧波有可欲也關白得其欲則寧波失其欲矣一寧波何足惜禍恐移之社稷耳夫朝鮮雖屬國外臣也寧波雖裔郡王土也爲救外臣之危而危王土以從事養其一指失其肩背而不知智者不爲也我國家如



金甌無一傷缺今倭止在朝鮮境上我師又大得氣而輒爲所恐欲俛首以貢市啗之假令倭破殘我江南蕩搖我沿海折將損兵不能支如異日事養謙又當以何策啗倭也養謙亦可謂畏倭如虎矣畏倭如虎正當格之于境外不當延之于閩內曾不是思而聽一浮浪沈惟敬之言以敗國事素負安在養謙又可謂愚矣夫此事易決而廟堂亦非乏人然而久未聞詔止之命意者朝廷將畢羣議以服衆心乎今臣不敢不急上此議以爲萬萬無許理竊以卽怒倭之心不過勞海上師一戰

耳況國家業有以待之者乎洪武間無歲無倭患無歲不與倭戰當時所以待倭之術亦不過如此今海上法彌密兵彌練何憂其來若毀壞成策而倒持太阿以予狡夷啓無窮之患愚人知其不可也伏望皇上敕下兵部并詔當事者毋以小畏致大憂毋以私諾誤公計毋苟且圖今歲之安而忘明年之危務奠宗社于磐石之安處置得宜而四夷自服矣臣無任瞻望之至 疏入 帝從之

劾王錫爵疏

萬曆二十一年

高攀龍



臣謹奏竊近見朝宁之上善類擯斥一空大臣則孫鏞  
李世達趙用賢去矣小臣則趙南星陳泰來顧允成薛  
敷教張納陞于孔兼賈巖斥矣邇者李禎曾乾亨復不  
安其位而乞去矣選郎孟化鯉又以推用言官張棟空  
署而逐矣夫天地生才甚難國家需才甚急廢斥如此  
後將焉繼致使正人扼腕曲士彈冠世道人心何可勝  
慨且今陛下朝講久輟廷臣不獲望見顏色天言傳布  
雖曰聖裁隱伏之中莫測所以故中外羣言不曰輔臣  
欲除不附己則曰近侍不利用正人陛下深居九重亦

曾有以諸臣賢否陳于左右而陛下于諸臣亦嘗一思  
其得罪之故乎果以爲皆由聖怒則諸臣自孟化鯉而  
外未聞忤旨何以皆罷斥即使批鱗逆耳如董基等陛  
下已嘗收錄何獨于諸臣不然臣恐陛下有祛邪之果  
斷而左右反借以行媚嫉之私陛下有容言之盛心而  
臣工反遺以拒諫諍之誚傳之四海垂諸史冊爲聖德  
累不小輔臣王錫爵等跡其自待若愈于張居正申時  
行察其用心何以異于五十步笑百步卽如諸臣罷斥  
固以爲當然則是非邪正恒人能辨何忍坐視至尊之



過舉得毋內洩其私憤而利于斥逐之盡乎 疏入謫  
攀龍揭陽典史

請斥奸獎忠疏 萬歷二十一年

安希范

臣竊見近年以來正直之臣不安于位趙南星孟化鯉  
爲選郎秉公持正乃次第屏黜趙用賢節槩震天下止  
以吳鎮豎子一疏而歸使楊應宿鄭材得窺意指交章  
攻擊如孫繼之清修公正李世達之練達剛明李禎之  
孤介廉方並朝廷儀表鐘世達先後去國禎亦堅懷去  
志天下共惜諸臣不用而疑閣臣媚嫉不使竟其用也

高攀龍一疏正直和平此陛下忠臣亦輔臣諍友至如  
應宿辯疏塗面喪心無復人理明旨下部科勘議未嘗  
不是攀龍非應宿及奉處分之詔則應宿僅從薄謫攀  
龍反竄炎荒輔臣誤國不忠無甚于此乃動輒自文諉  
之宸斷坐視君父過舉弼違補袞之謂何苟俟降斥之  
後陽爲申救以愚天下耳目而天下早已知其肺腑矣  
吳弘濟辨別君子小人較若蒼素乃與攀龍相繼得罪  
臣之所惜不爲二臣正恐君子皆退小人皆進誰爲受  
其禍者祈陛下立斥應宿材爲小人媚竈之戒復攀龍



引濟官以獎忠良並嚴諭閣臣王錫爵無挾私植黨仇  
視正人則相業光而聖德亦光矣 疏入帝怒斥希范  
爲民

再救降謫各官疏

萬曆二十二年

趙志臯

臣謹奏爲朝臣譴謫數多閣揭未蒙批發懇乞寬宥以  
全政體事近者皇上因在廷諸臣奉職無狀屢下嚴旨  
切責一時科道官降謫者三十四人部臣降謫者九人  
大小臣工肅奉天威無不跼蹐震恐臣等于本月十三  
日具揭伸救一次續又于二十二日具揭伸救一次俱

留中未發隨該部院九卿大臣連名疏救雖荷批發而  
降謫人數更多衆情益爲駭然咸謂自皇上臨御以來  
未有如此施行也不但今日卽祖宗二百年來亦罕見  
有如此施行也臣等備員輔弼受恩最深當朝廷如此  
大舉動不能先事挽回尙忍容默自保而竟無一言乎  
密勿之地固當以潛消默喻爲事而不當以明諍顯諫  
爲功但兩揭懇情未蒙允答匪特在廷之臣交責臣等  
卽臣等自省叨居政本碌碌素餐亦何能頃刻安乎夫  
朝廷之上天子元首也大臣股肱也科道諸臣耳目也



今天威屢震南北臺省摧殘已甚耳目傷矣耳目既傷則股肱亦不得安尤冀聖明元首之尊一垂念之也今大臣救過不遑小臣蒙罪無告一語牽逮追責苛嚴一事謬譴譴罰無已舉朝皇皇重足而立伏望皇上俯鑒臣等區區微忠特霽天威普垂寬宥將降謫諸臣曲加貸免庶政體少全臣等亦可以盡忠補過思爲報効之圖矣臣等不勝惶恐戰慄之至 疏上得旨卿等昨所奏揭朕已悉寬了且此責處乃爲兩衙門食祿忘君不忠失職罪戾自致朕尚念言官姑從輕處了卿等如何

又來救濟這所奏朕已知道了姑著還遵新旨行吏部知道

請視朝疏

萬曆二十二年

楊東明

臣竊惟人主卽欲自逸其身亦必視時之可逸與否若時已變而不憂災屢見而弗恤目前雖若無虞而天下大可憂者將不旋踵而至是不可不爲寒心也皇上臨御以來十五年以前太平無事皇上乘國家閒暇靜攝深宮臣亦私計聖體爲重苟得海宇昇平卽無勞以政事可矣豈期三五年來世道日弊東征西討歲歲戰征



亢旱淫潦處處饑饉時而妖星見時而河水赤時而巨星殞地時而雌雞化雄種種災異疊見層生而尤可憂者則人持有我之見朝無濟美之風上下相猜直枉莫辨國是分搖于衆口王綱竊弄于旁門大臣無所擔當邊塞動遭掣肘議論多而成功少安其危而和其災是謂病在腹心又非邊患可比皇上深居無慮自謂太平猶昔也豈知世道人心之壞一至此哉臣謂時不可以自逸者正謂此也夫法宮之內披覽文書在聖意非不憂勤在羣臣無所感奮方今遐邇臣工畢集闕下伏望

皇上深維時變翻然勵精如川貫土酋作何擒制作何蕩平各直省水旱饑饉作何撫安賑濟明詔該省之臣俯賜臨軒之問則不惟四海九州安危之狀可洞燭于聖心而龍顏快靚精彩倍生鼓舞萬國之人心消弭天下之災變其機莫要于此矣夫人君奉天理民以視朝爲職自古未有人君怠于常職而天下不亂者皇上慎念之哉 疏入帝不納

請寬言路疏

萬曆二十三年

馬經綸

臣伏見邇者屢奉嚴旨斥逐南北言官臣幸蒙恩罰俸



供職今日乃臣諫諍之日矣陛下數年以來深居靜攝君臣道否中外俱抱隱憂所恃言路諸臣明目張膽爲國家裁辨邪正指斥奸雄雖廟堂處分未必盡協輿論而潛紳公議頗足維持世風此高廟神靈實驗佑之所資臺省耳目之用大矣陛下何爲一旦自塗其耳目耶夫以兵部攷察之故而罪兵科是已乃因而蔓及于他給事又波連于諸御史去者不明署其應得之罪留者不明署其姑恕之由雖聖意淵微未易窺測而道路傳說嘖有煩言陛下年來厭苦言官動輒罪以瀆擾今忽

變而以箝口罪之夫以無言罪言官言官何辭臣竊觀陛下所爲罪言官者猶淺之乎罪言官也乃言官今日之箝口不言者有五大罪焉陛下不郊天有年矣曾不能援故典排闥以諍是陷陛下之不敬天者罪一陛下不享祖有年矣曾不能開至誠牽裾以諍是陷陛下之不敬祖者罪二陛下輟朝不御停講不舉言官言之而不能卒復之是陷陛下不能如祖宗之勤政罪三陛下去邪不決任賢不篤言官言之而不能強得之是陷陛下不能如祖宗之用人罪四陛下好貨成癖御下少恩



肘腋之間叢怨蓄變言官俱慮之而卒不能批鱗諫止是陷陛下甘棄初政而弗獲克終罪五言官負此大罪陛下肯奮然勵精而以五罪罪之豈不當哉奈何責之箝口不言者不于此而于彼也日者廷臣交章論救不惟不肯還職而且落職爲民夫諸臣本出草莽今還初服亦復何憾獨念朝廷之過舉不可遂大臣之忠懇不可拂陛下不聽閣疏之救改降級而爲雜職則輔臣何顏是自離其腹心也不聽部疏之救改雜職而爲編氓則九卿何顏是自戕其股肱也夫君君臣一體元首雖明

亦賴股肱腹心耳目之用今乃自塞其耳目自離其腹心自戕其股肱陛下將誰與共理天下事乎夫人君受命于天與人臣受命于君一也言官本無大罪一旦震怒罪以失職無一敢抗命者既大失人心必上拂天意萬一上天震怒以陛下之不郊不禘不朝不講不惜才不賤貨咎失人君之職而赫然降非常之災不知陛下爾時能抗天命否乎臣不能抗君君不能抗天此理明甚陛下獨不思自爲社稷計乎 疏入帝大怒貶經綸

三秋



弭變修省疏

萬曆二十四年

趙志臯

臣謹奏昨因乾清宮火災異常伏蒙皇上諭旨下頒引咎自責竊惟聖主惓惓兢惕一念斯固可以感格天心轉災爲祥矣臣等更思聖念真切如此凡願効忠靖獻者孰不仰體虛懷圖竭涓滴而況于股肱一體受恩最深者其愛君憂國之切更當何如乎除祭告修省等事已經禮部題請次第舉行外其餘合當亟行條款臣等謹遵奉明旨僭擬開列于後皆係今日緊要事宜最關政體者伏乞聖明速賜裁酌施行宗社臣民不勝幸甚

一下詔罪己並戒敕百官查得嘉靖年間三殿火災皇祖世宗皇帝曾下罪己之詔頒示天下今宜倣而行之又累朝或遇災旨多戒飭百官共圖修弭臣等竊見今日朝臣奉公守法者固多背公徇私者亦不少以致政令失平傷和致災似宜宣敕戒諭大小臣工令其痛自省改益修常憲共襄平明之治庶上下交儆乃弭災首務也一檢發章奏仰惟皇上靜攝玉體深處法宮臣等忝備密勿至經年不得望見清光一吐忠懣所恃以流通精神祛撤壅蔽者惟賴章奏一端耳乃近日各衙門



御選月臣奏請  
三  
吳鼎斐校  
本章多留中不發以致事務停閣官曹空虛夫六部分  
筦大政昔人比之喉舌一時氣息稍窒身體豈得安寧  
故一官久缺不補則堆積弊蠹者不知幾何事一事處  
斷未了則牽連累者不知幾何人此乃拂鬱羣情傷  
和召災之大者仰望皇上清心勵精將吏部屢次推陞  
官員及各衙門奏覆章疏一向留中者盡數檢發使政  
務不至壅滯百司得有遵承以上二款伏乞聖明裁定  
施行一簡拔淹滯邇年海內降謫罷廢官不下六七十  
員近日兩月內黜降者至四十餘員或因一事之差而

槩斥或因一人之累而連及其情實多可原寧可終棄  
至于屢奉明旨俱有不許朦朧推陞之禁當今主上明  
聖朝廷有道之時豈忍因一微罪小眚終身錮人惟望  
皇上特下吏部從公甄別凡昔淹棄諸臣查其志行端  
潔懲劄已久彌迕無心爲天下公論所惜者具列等第  
請旨定奪不得更拘朦朧推陞之條使搢紳咸得揚眉  
吐氣不至摧沮拂鬱斯乃爲回天心轉世道之一大機  
括也一選補臺省近因科道缺人已經吏部題請又經  
都察院催請俱祇候日久未蒙發出夫國家以分理政



務責之大臣以糾察欺蔽責之科道厥任同重非可曠缺今官少事廢言壅情阻竊望皇上將吏部近日推用科臣及行取風憲等疏亟行查發令其選補如額庶幾臺省充實言路開通臣等亦得藉以採攬忠益補救遺闕此修政格天之要圖也伏乞敕下吏部施行一慎刑守法併禁止扳累以疏枉濫竊惟朝廷所守者祖宗之法度刑官所據者欽定之律令近來刑部問擬囚犯據律定罪而明旨每有加重司官且被嚴譴此雖皇上懲奸鋤惡之意而使執法之臣無所措手似亦可暫而不

可久夫法不可縱亦不可枉惟取其平乃可久行惟望皇上垂念今後問刑一以律例爲準至于抄沒一事其情真罪當者籍沒何辭但近有拷鞫妄扳累及平民箠楚之下何求不得豈獨冤抑之氣上千天和且京師天下根本使人人恟懼重足屏息不遑寧處大非治平景象也惟望聖明特詔問官勿許扳累無干以致破家殞命斯仁心和氣轉嗟怨爲懽忻實弭災要務也伏乞敕下刑部施行一暫停織造併少緩燒造以蘇困窮夫段疋器用皆上供所需豈能一槩減省但近年增派數目



日多一日費至鉅萬據蘓松浙江陝西江西各該撫按  
官俱稱水旱兵荒徵收不前一時庫藏苦無積儲小民  
貧困已極勢難加派仰望皇上憐念公私兼匱之時約  
己恤民大施恩惠將江南織造段疋山西織造絨紬及  
江西燒造磁器暫且停止或減其數目寬其解期以待  
各該地方稍有蓄積陸續造進席上用不缺而民窮少  
甦亦召和一端也伏乞敕下工部施行右所開列俱係  
時政切要之務中外羣情所共喁喁引領而望者懇祈  
聖明留神省覽卽賜批發臣不勝懇切仰望之至 疏

上得旨覽卿等所奏具見忠愛知道了

乞振朝綱疏

萬曆二十四年

趙志臯

臣謹奏爲天變屢形懇乞聖明大振朝綱以回天心以  
維世道事臣惟天人相爲感應變不虛生在人君修德  
行政以轉移之而已今年三月乾清坤寧二宮災六月  
欽天監奏彗星見又奏閏八月初一日日食至九分餘  
此皆天變之所不常有者而見之于數月之內可不修  
德行政以消弭之乎臣愚以爲修德行政之要則莫先  
于振綱紀蓋人君猶天也惟天宰制萬物區別庶類惟



人君統馭萬民役使羣動君統其綱臣分其職治隆于上化行于下此唐虞三代之盛時以及漢唐宋之治朝皆如是也其間有不能盡守其法而亂亦隨之捷于影響有可鑒者國家二百餘年紀綱何嘗一日不立法度何嘗一日不行臣工何嘗一日不肅民志何嘗一日不定雖有微奸隱慝搖惑世風劇惡大慙誣害善類而旋發旋滅卒未有爲朝政之累世道之梗者而今日之事則有大可慨者矣皇上臨御以來日視朝政萬幾親總五夜夙興又且留心民瘼加意人才召對輔臣諮訪部

院開誠納諫虛己受箴朝無異政人無異言斯太平極盛之治矣邇年以來玩愒起于治平憂勤怠于安逸紀綱之不振未有甚于此時者臣私心慮之久矣今臣已疏歸于此不言是終無可爲之時也願少垂聽焉臣惟古之帝王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居尊御卑由近達遠無有弗屆者也皇上之不視朝將十年于茲臨御久虛人心漸弛雖法度未嘗盡廢而詐僞不可盡窮若不及此時反之恐將來益難支矣皇上意在效法皇祖然皇祖晚年亦爲權奸蒙蔽左右誣罔賄賂公行濁亂朝



政幸末年一怒而舉安然亦晚矣此乃前事之當鑒者而可復蹈之耶願勵精圖治質明視朝或五日一出或一月三出天威不遠咫尺臣工儼然翼趨此朝綱不可不振者一也六曹章疏奏發有期數年以前雖不視朝章疏隨時卽發且多御批乃今一槩不發夫推官而不發則官不得就職奏事而不發則事不得奉行近因尚書孫丕揚之請一日發下二十餘本京城歡聲動地然所未發者尚多也至于奏請行取蓋選賢與能以司耳目也內而臺諫不可久虛外而知推不宜久滯且使部

中進士待選與起復養病補任者不致久稽也又內而部寺之陞遷外而藩臬之聽補守候甚久胡可遲之乞俯從部請照常稟發俾人才不致阻滯此朝綱不可不振者二也國是人心關于世道往時大小臣工朝無異論而邇來則漸乖隔各懷己私黨同伐異又有不修職業而出位言事者志在彰己之直有自具疏草而倩人代上者意圖售己之謀堂屬有定分也欲逞其姦則侈口劇談而不顧名分邪正有定論也欲肆其害則極口醜詆而故違其心是在察其幾而亟反之庶賢者得行



其志而世道可挽回耳此朝綱之不可不振者三也官邪旣以不止則頽風波及下賤彼不得用之小人因而哄然蠡起幸邊疆之多事得以負戈從戎于其間流言道路惑亂聽聞而好事者又從而樂道之以遂其攻人害成之謀又有一番罷閒官吏舉監生儒如樂新爐之類藏匿京師投入勢宦衙內作文寫書四布投遞旋卽送入報房令人抄報傳示四方夫報房卽古之置郵傳命令以達之遠近者也非奉命者不敢抄今則朝奏疏而夕發抄不待命下而已傳之四方矣近日又有劉世

延一本論臣及石星與李楨玩其詞頗不類世延語因查通政司並無有副本乃知儉邪小輩假此以誣詆善類其風豈可倡哉此朝綱不可不振者四也劉世延以窮凶極惡之資肆亂臣賊子之行中外遠近側目已久今一旦置之于法舉朝歡欣然世延之肆惡顯而易見世固有心術險詖智巧艱深氣焰足以熏灼一時機權足以籠絡衆志壞朝政而不顧國家之利害者其肆惡微而難知此朝綱之不可不振者五也夫利源一開則賄門遂闢奔競之塗啓攘奪之患生且利能令人智昏



自古英明才智之主夫豈鮮哉一徇于利則智昏于得  
恣多取之念肆無厭之求凡可以瘠民而肥己者無不  
爲之此唐德宗瓊林大盈之積可鑒也臣不願皇上之  
冒此名也卽近日採礦一事一疏允之十疏繼之至有  
一省請開三十一處者小人之放肆至此然豈盡爲國  
家謀哉無非逢君之欲遂己之謀徒以長奸民之釀亂  
耳今除開採已有成命外以後再有聞風瀆奏希圖竊  
利者悉行禁止此朝綱之不可不振者六也夫昔年星  
變旣已兆其亂萌今復再見豈可倖其無應伏望皇上

軫念上天仁愛之心爲先事消弭之術察臣出干愛國  
無以言爲贅疣將所陳六事俯賜施行力加振作務使  
紀綱正而風俗還斯宗社之福臣民之慶也臣曷勝懇  
切仰祈之至 疏入帝不納

請補本兵疏

萬曆二十四年

趙志臯

臣謹題近該總督邢玠報朝鮮倭情萬分緊急朝鮮國  
王又欲棄國逃遁且其踪跡詭祕暗差人役赴清正處  
而金總兵已行脫逃慶州生員亦欲率衆順賊矣人心  
離散糧草莫供我以孤軍遠戍其地後兵未繼進退兩



難此誠東方危急存亡之秋也臣等見報不勝駭愕日夜思所以爲拯救之術而顧念此國家大事全賴兵部主張主張無人誰任其咎掌管兵部者須得熟練兵機久諳邊計忠貞體國之人專心實任決非未經邊方者所能幹辦亦非署掌職事者所可擔當況今天下兵事不止一倭處處可憂處處當計倭旣倡亂則自東北至西南遼東山東南直浙江福建廣東沿海萬里盡當備禦矣北邊則九鎮處處日夜防禦而今四川又以邊患見告矣西邊則雲貴兩廣時有土官土目猺獞諸種并

緬甸安南等國俱煩處置矣中土又有礦洞山箐及民間盜賊不時竊發皆當豫防矣此非倉猝所能答應苟且可以支吾者前以部印付于侍郎李正原奉旨意止是暫掌非爲久計而乃無尙書之命則令何人擔當旣無擔當之人安有認真之事臣等竊觀皇上之于倭事隨到隨發隨請隨行聖心亦旣獨勞于上而特廕于中矣然皇上深居九重豈能盡悉行間之事卽臣等二三書生雖不敢不竭力贊理而豈能旁通行間之事必妙選得人特畀專職令其曉夜籌度悉心講求詳利害之



所歸悉緩急之所宜防東而不遺于西慮前而不失其  
後庶幾其有濟耳各部之事有差尚可補救于後兵事  
一差則國家安危在乎呼吸此何等大事而可以不急  
圖乎皇上之于倭事無不急圖但一本兵不曾急補故  
將士謂皇上用兵之意尚在舒緩而多前卻之情朝鮮  
君臣又謂皇上救援之意尚在舒緩而生去就之計倭  
奴揣摩皇上之救援未急而爲急攻先發之謀此無足  
怪蓋形影之間原可自疑也試觀輦轂之下班行之中  
能確然信皇上之留意戎機者有幾人也而況其遠者

乎夫點用一本兵此極易尋常事耳而皇上猶難之則  
事有難于此者皇上又將何如作難而使人不疑此固  
將士之所以解體而盜賊之所以生心也臣等日夜憂  
懼屢嘗奏請而未得俞旨則謂聖心必有默回之時而  
今日事幾逼迫不可復待不得不再三瀆陳伏乞皇上  
卽賜乾斷勿更遲疑將吏部推上本兵前疏亟賜定點  
一員令其到任管事國家幸甚天下幸甚再照數臣之  
中衆口皆推蕭大亨爲第一倘得如擬則華夷共服屯  
外交慶蓋大亨之才以爲刑部尚書非其所長以爲兵



部尚書則有餘裕當此倥傯緊急之際臣等萬不敢爲徇私負國之舉尤望皇上寬其小嫌而究其大用則大亨之感恩圖報尤當萬倍恒情也臣等不勝憂國憂邊激切諄復待命之至謹題請旨 疏入帝不納

再催補本兵疏

萬曆二十四年

趙志舉

臣謹題適接總督邢玠塘報內開南原已于八月十六日被倭打破副將楊元從西門殺出不知去向等情臣等見之不覺失聲大叫震慄無已移時接閱書札內開關山失守西南二面無處非賊賊兵二十萬我兵二三

千而清正又向忠州來別處屯守難撤南原自不能守全州亦難支持此時禦之于三岐略已多若海中無兵登萊天津皆可深慮故今日之計水兵甚急海運甚急若閩浙一帶不必槩爲驚惶惟當併力朝鮮爲治標塞源之計又言朝鮮兵糧固少本色將發去馬價須與散盡坐以待斃無所措手足矣又言本兵此時尚不蒙點聖上何不自計社稷此當合九卿臺省叩闕急鳴之時也臣等手攬其書涕洟俱下照得楊元以萬里孤軍而當萬數之賊臣等固已日夜憂其難保今竟覆沒則何



以作我軍之氣而圖屬國之安伏想聖主聞之必當動色靡寧矣所賴總督邢玠經理楊鎬皆不二心之臣總兵麻貴及部下諸將盡一時之選急宜督其收功干後天津登萊係京師左臂必須大調閩浙等處水兵以戍之一則可以爲保固中國之謀一則可以爲夾攻倭奴之計所宜急圖不可復緩其朝鮮糧餉雖絡繹轉運不絕而兵多道遠安能卽達所發馬價旣皆罄盡必須再發一二十萬前去接濟庶無內潰之憂顧此等兵食大計頭項多端少有差失國家安危所係今無熟練本兵

日夜主持籌度而但取辦于署印侍郎豈是長策臣等屢次進言皇上都付不理一旦敗狀來聞相視但有長歎皇上何不以宗廟社稷爲重一至此乎邢玠欲九卿臺省叩闕急鳴此真瀝血披心萬不得已而爲此無聊之辭也伏望皇上卽將本兵蕭大亨准用令其亟行到任籌計東事庶可以補前失而圖後功不然一二書生必致誤國卽萬死何以贖罪乎臣等謹僭擬諭帖一道伏望皇上允發臣等不勝涕泣哀懇之至 疏入帝不納



請儲邊材疏

萬曆二十四年

趙志臯

臣等連日接得東征塘報我兵之在朝鮮者與倭苦戰破其一城三寨而島山城中尚堅壁死守我兵仰而攻之甚難爲力四面援倭源源而來呼吸之頃成敗懸殊臣等日夜關心不敢以一勝爲喜實以未了爲懼也顧隔越千里徒有此心而力所可爲者在于廟謨今廟謨尚多缺失獨特一戰以爲孤注豈不危哉所謂廟謨之缺者云何夫兵部謂之本兵謂之樞筦乃以其事付之侍郎李楨本官拘守文義不諳軍旅皇上何取于楨而

以大權付之因循不改彼胸中本自無奇安望其慮遠憂深而豫籌勝算以擔當軍國大事乎念此慄慄竦骨寒心者一也其在朝鮮止靠邢玠楊鎬二人以獎率諸將耳聞楊鎬躬親臨陣出入于矢石之間奮不顧身誠可倚藉然在朝廷亦宜豫先作一準備萬一此人有少蹉跌數千里外何人代之萬一邢玠復有不虞何人代之此等事機關繫不小有備無患皆當豫籌者二也今本兵不思吏部不管各衙門不言但恃皇上之福德與祖宗之威靈天意固爲眷顧人事亦當修舉不宜第曰



靠天而已也今朝廷之上官多不補小臣所管者惟一事未補尙可兼攝大臣則上衛天子下治萬民必不可以不補補亦不可非其人也查得隆慶年間因北邊多事特添設兵部侍郎二三員以備督撫之選先帝留心邊務廣儲賢才如此誠萬世所當法伏望皇上加意于用人一節不以愛惜名器而並虛緊要大僚特諭該部將各部院堂官一一遴補以重朝廷又收羅堪充督撫兵備親臨戰陣之人分布于薊遼近地以備緩急庶幾平居無事可資其籌略而修廢墜之典倉猝有事可藉

其勇力而應動勦之務以上各官或收吏部秉公竭忠再加斟酌推舉或將吏部所推斷自宸衷欽點發下仍令廣詢博求備用之人不得以尋常才品徒取充位國事幸甚臣等幸甚 疏入帝不納

陳議兵事疏

萬歷二十四年

趙志臯

臣謹奏爲東征平定無期國事驛騷可慮懇乞聖明神斷并集廷議以圖長勝久安事臣臥病床蓐間復聞東征大舉敗績不勝憤懣顧此身雖病此心未死誠不忍見國事決裂至此謹將東倭始末叛順無常以至今日



議戰議守願皇上少垂聽焉臣嘗閱載籍東海諸處限山阻海惟倭奴最稱雄長附庸者百餘國至唐始更號日本洪武初寇山東淮安浙江福建傍海諸郡于是遣萊州同知趙秩賜璽書諭王責其入貢不從發舟數千襲我爲風飄沒自是不與通者數十年秩歸後遣僧入貢亦屢寇山東福建沿海地方上乃命湯和築登萊至浙江沿海諸城防倭衛所又築山東福建海上諸城自是真寇無常永樂間都督劉榮守遼東倭兵復至榮合兵圍之斬首甚衆自是不敢窺遼東正統間寇大嵩大

肆荼毒假進貢之名肆殺戮之慘歲以爲常嘉靖間中國豪強招集倭衆雄據海上而肆其毒于內地遣總督胡宗憲招遠近雄兵智謀勇敢之士又搜括東南財賦歷十餘年而浙直之患始息迄今三十餘年矣朝鮮君臣積弱不振關白恃強興兵直搗其國皇上恤弱摧強遣將援救攻取平壤三戰連捷而封議遂起遣使來廷而封議遂成于是封詔下矣冠服賜矣李宗城楊方亨二使遣矣不意行至中途變起不測奸臣構危言以惕正使而宗城于暮夜逃出釜山之營矣宗城純袴子也



上誦天威下忘衆口敢爲陳情祇自受罪而皇上先後禦倭初不失著何者因倭夷之攻朝鮮而興兵救之爲以大恤小之仁因倭夷之請封而遣使封之爲柔遠能邇之義夫封旣不成則自當主戰顧戰非孟浪以冀僥倖也必內固根本有磐石之安外度機宜有壓卵之勢然後一戰以收全功若不可戰則當堅守以俟瑕隙或屯田以贍軍需或練兵以蓄銳氣乃今不量彼己不度勞逸惟悻悻然以思一逞先敗于南原方整頓收拾兵糧和集而去冬再敗于蔚山更整頓收拾兵糧大集而

今冬三敗于泗川夫合水陸十萬之師四路一時並進孰不謂智慮已周謀畫已定可以制釜倭之死命矣何中路以被誘大敗東西兩路亦以攻城損傷陳璘兵船又何以被焚掠耶四路之師一時潰敗近又倉皇無計斂跡退防駕言以待查勘矣是銳氣旣已阻消輜重業已散失又未知將何整頓收拾以圖再舉也況東事自更局以來又復二年有餘竭四方水陸之運集遠近征調之兵人情洶湧海內騷然前赴朝鮮猶水趨壑曾不能得釜山尺寸之地三戰三敗貽笑倭奴恥辱中國亦



已甚矣豈朝廷之錢糧百姓之膏血數萬之生靈爲博功名之兒戲耶臣竊謂用此忿兵原無勝理蓋倭集釜山去日本一帆而近彼之轉輸援救順流而下朝發可以夕至而我陸隔遼東水絕大海相距數千里兵馬不勝奔走之勞糧餉不勝搬運之苦此其不利者一倭坐據重城三窟聯絡或以逸待勞以近制遠而我裹糧束芻野棲露處以仰攻其堅此其不利者二有此二不利安在其能勝也今丁壯已斃于鋒鏑縱欲再調不過柔弱之徒況宣大山西薊遼諸鎮連年徵發戶籍空虛北

人乘機時挾貢賞其勢決難再調若腹裏召募率皆烏合卽如前徐中素上疏自稱平日蓄有死士三千比及東行旋于京城內外招集市井傭販之流此輩目不識旌旗耳不辨金鼓泗川之敗正是此兵言之令人可恨兵可再調乎東征歲費藏金數百餘萬山東浙直閩廣于常賦之外又加六七十萬閭閻窮民不勝剝削加以水旱之災重以開採之役逃竄流離人不堪命餉可再運乎及今以往若不長慮卻顧以圖久遠之計將見在朝鮮則專藉天朝爲其報復終無念亂圖存之心在中



國則兵疲糧竭脫有奸徒乘機倡亂如近日河南插旗之變則在我非特不能救朝鮮且將自救之不暇矣于時東事從何結局此臣所以伏枕而思五內焦勞不能已于言也以臣愚謬之見北人不時入犯隕將喪師尤爲腹心之疾是豈可舍近而求遠不若令督臣邢玠仍歸本鎮與薊遼撫臣一意制敵而以東方之事悉以委之經理撫臣萬世德擇一大將與之協同而世德仍量加部銜以便節制限以數年爲期先將已調集兵將逐一挑選擇其精健可用者量留若干其餘徒耗軍餉悉

令撤歸然後將所留之兵分布全慶要害之處因山爲城因江爲塹堅壁把守互爲聲援然後遍歷朝鮮八道擇其膏腴之地廣其開墾分委廉幹官員責成管理仍不時查覈如某道闕地幾何秋收積穀幾何以定賞罰久則彼食自足我餉可以不運矣一面調選八道精壯之人分委曉暢將領嚴加訓練如某道練馬兵幾何步兵幾何練一隊則可撤我一隊之兵久則我兵可以漸撤麗兵可以自守矣一切險要置以重關設以烽埃務使倭奴不至如前衝突尤望嚴旨切責朝鮮君臣臥薪



嘗膽協力相維陪臣有不用命者許經理撫臣卽以漢法繩之一切未盡事宜與錢糧應請給并冗員應減去者聽世德會同監軍及查勘科臣具疏題請其分布將領簡任官員聽其諮訪便宜行事如此則訓練精兵威振屯種廣軍資饒險隘設國本固可戰則大張撻伐直搗釜山以洩三敗之恥不可戰則堅壁清野保護八道以絕狂逞之謀是中國之兵餉不煩遠輸朝鮮之積弱亦可漸振卽倭奴知我有備進無所逞亦將自圖歸計矣若內地山東浙直閩廣之間一切禦倭事宜更宜整

飭如列聖築城布兵以防侵犯此尤不可緩者臣竊謂安內攘外今日之東事必當如是伏乞皇上加意留覽勿視爲泛常仍亟敕九卿科道諸臣各秉虛心毋拘成說詳議上請速賜施行臣不勝激切待命之至 疏上得旨朕覽卿奏具見老臣憂國籌邊至意東征未得取勝朕心日夜懸注正爾諮詢長策圖維萬全奏內事宜著兵部便會同五府六部九卿堂上科道等官悉心詳加議處來行卿宜倍加調攝亟出輔理以分朕宵旰之憂慎勿久虛延佇



御選明臣奏議卷三十二



